

西欧共产党

〔英〕 尼尔·麦金尼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33.15
252

西 欧 共 产 党

〔英〕 尼尔·麦金尼斯著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020957

Neil McInnes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Wester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5
根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译出

2P16/29

西 欧 共 产 党

〔英〕尼尔·麦金尼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8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4,000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3188·13 定价：0.69元

印数 1—20,000册

内 部 发 行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尼尔·麦金尼斯系英国人，现为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据作者自己说，他长期从事研究西欧各国共产党，本书就是他在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协助下多年研究的成果。

本书主要叙述西欧各国修字号共产党的现状及其在西欧各国的影响。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及其所属的各种团体组织；第二章说明今日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的成员来源、阶级成分及政治表现；第三章详细论述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第四章则分析当前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如何走上鼓吹议会道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及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情况。

本书资料比较丰富，对了解和批判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必须指出，本书作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揭露今日西欧各修字号共产党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公然歪曲，肆意污蔑，胡诌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欧各国社会阶级的分析已经“过时”，甚至荒谬地把西欧各国

修字号共产党的某些主张归因于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还必须指出，作者从西欧各国修字号共产党的堕落进行臆测和推论，有意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污蔑攻击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凡此种种，我们在阅读时都必须加以严肃批判。

原书附注较多，其中大部分是说明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所参考使用的书刊及资料出处，一般略去未译。

本书由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外语系、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部分师生共同翻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对西欧各国的现状了解不深，译文中一定有不少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7 年 10 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西欧共产主义表现的情况	7
青年组织	14
工会	16
阵线组织	19
报刊	28
共产党选民	32
共产党选民是如何变化的	43
二、谁是共产党人?	52
地区	57
年龄	65
性别	69
宗教	75
社会阶级	80
新阶级	102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105
政治心理	115
三、共产党内的组织机构和权力	128
正式的组织机构	131
基层支部组织	132
党员积极分子和专职干部	141

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144
中层组织	148
大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153
总书记	155
秘密机构	162
经费来源	169
清洗、审讯、不同政见	175
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动态	189
四、西欧共产党人与新资本主义的民主	211
经济政策	211
共产党人与议会民主	221
执政的决心	229
通向掌权的和平道路	230
无产阶级专政	232
选民的裁决	235
政治冒险主义	238
欧洲的联合与防务	243
政治上的结盟	255

前 言

看来直到1974年，人们才第一次感到，在1980年之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芬兰、挪威和冰岛的政府中，共产党人很有可能当上部长。可以想象，他们会一下子在这些国家，也就是说在西欧一半以上的地区中，分掌国家权力。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尽管他们的这种机会较为微小）不仅在专心致力于通过符合宪法规定的手段来争取分掌权力，而且在若干小国（芬兰和冰岛），他们已经达到目的，在若干大国（法国和意大利），他们似乎差一点也可达到目的。葡萄牙的共产党人用不那么正规的，然而还是和平的方法参加了政府，这一情况只是增加了在情况类似的其他地方（如在西班牙）采取同样手段的可能性。共产党人在一个地方的成功，或是具有可能成功的希望，似乎都增加了他们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的机会，最终导致半个西欧都由共产党所支持的联合政府统治的想法变得十分现实，足以在各个不同阶层中激起热情，使人沮丧或者引起明显的忧虑。

同样可能的是，西欧在这十年中还不会发生这类事情。把七零八碎、毫不相干的资料拼凑起来，煞有介事地断言某种不容怀疑的动向，这是写外交报告和时事述评的一套不足信的手法。就在共产党人想在欧洲大陆许多地方掌权的企图开始

受到人们认真对待的时候，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共产党统治的可能性减少了，或者至少没有象人们普遍猜测的那样增加。首先，正如共产党所一再说明的（人们认为他们这样说是真诚的，因为这是痛苦经验的结果），他们不会在经济衰退时期执政来管理资产阶级的职务，也不会强迫工人阶级勒紧裤带的政府里充当人质。所以，不管共产党对1974年在欧洲出现的经济危机公开作了什么解释，他们开始显示一种迹象，即不急于要当部长。因此，在意大利和法国，人们再次提出了这个老问题，就是共产党是否真的想掌权。其次，西欧经济的削弱为苏联从处境困难的“资产阶级”政府那里获得让步（例如，有利的贸易安排和贷款）提供了机会。用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来替代这些政府，不过是以尴尬的附庸代替陷于困境的敌人罢了，这决不是稳妥的策略。而且此时正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力图巩固缓和的时候，这样做将严重影响超级大国在这一极为重要地区的均势。就莫斯科帮助制定共产党的政策而言，此时它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去抢夺部长职务。最后一点是，欧洲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减少了和平地、民主地把政权转到共产党——或其他任何人——手中的机会，因为它象过去一样，为断然反对共产主义和工会或任何一类反对派的独裁政权创造了条件。意大利在1973年和1974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阴谋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即便假定出现了有利的经济形势，共产党人在九个或十个国家中即将参加政府的想法，也纯属一种大胆的揣测。由于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在独裁国家的力量，那里由于不搞选举，种种担心便被看作是统计资料。例如，美国方面人士在1974年选举前夕所作的估计，希腊共产党的选举支持者占百分之

十五,但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广泛联盟仅获得百分之九点四五的选票和三百个议席中的八席。这些人士还估计:西班牙共产党得票将占百分之二十一,葡萄牙共产党占百分之二十三,但有关国家的共产党的审慎的领导人认为这种估计并不正确。关于共产党将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预测,仅仅是根据以前的选举数字推论出来的。下文表明西欧所有的共产党都面临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相矛盾的情况:它们看起来接近执政,到关键时刻,政权就离它们越远。最终,这种种预测都涉及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或激进派分子(既然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共产党能够单独获得多数选票)之间在选举中所结成的联盟的命运,因此,它们设想使那些基本上不稳定的联合稳固起来。1974年,法共与社会党人相互攻讦,说明这种设想大成问题,其中存在下面一种原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同一选区竞选,一方的进展总是在牺牲对方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就促使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背叛。

不管怎么样,尽管有着种种限制,一个新的观点在欧洲出现了,其想法是,普遍接纳共产党人参加民主政府已再次成为可能的了(之所以说“再次”,那是因为战后共产党人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希腊、挪威、芬兰、丹麦和冰岛曾参加过政府)。从可能性具有实际意义这点来说,政治也就成为处理可能性的艺术。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件,在今后似乎可能的了,就改变了政治局面。一个党如果开始象征着国家今后可能出现的前途,那就改变了这个党的份量或“信用”,虽然过去人们觉得它连竞争一丁点大的权力也配不上。特别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突然被看作是可以担任部长的人材,这就改变了这些至今依然被排斥在外(或愿意把自己排斥在

外)以及甚至受到迫害的党的地位和政治作用。一旦这样一个党获得了这种可能性,就必然出现新的发牌情况,在这之后所有其他政党也将发现它们手中有新牌。1974年在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政治势力再分配的情况,即便其原因就象刚才所谈的那样还不是实在的。

本书之所以对发生此类情况的原因将不作说明,其理由是充足的,因为这不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就象人类事务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偶然性起了主要作用。共产党人对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垮台或对推翻希腊军事统治,甚至对佛朗哥政权威望的突然下降(这倒是反共的巴斯克人的杰作)都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是这些事件与共产党战略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进展的巧合,才突然地(也许是短暂地,因为人们必须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仅处在可能性的范畴)使人对西欧共产党另眼相看。本书能够说明的是这种新眼光还是模模糊糊的,与其说它使人昭昭,还不如说它使人昏昏。换句话说,本书主题将是:分析对共产党的支持,揭示这种支持是怎样地由不同成分组成,易变和无法预言;描绘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强调说明存在着能够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三种独立的力量,即,党的官僚机构,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人和苏联的权力。最后叙述共产党的政策,表明政策怎样把强有力的社会批评同陈旧的、无条理的民粹主义混在一起。

这样的描述,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也许会引起一些人得出如下结论:共产党要么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要么它们在政府机关内只能象某一特别类型的社会党那样履行职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普遍坚持认为,诉诸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党在西欧是根本没有前途的,不管它们在发展

世界可能会有多大魅力。但这不是下列章节要提出的结论。诚然，直到上次大战时共产党还一直在西欧宣传的那种暴力革命，现在早已被共产党领导人所屏弃了。这样做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怀念过去耻辱的内疚，这种内疚就象人们回想起年轻时所犯的许多错误时所感到的那样。而如果万一他们的诚意受到怀疑，却有这个使人非相信不可的事实，即他们党内充斥着以革命还不能放在议事日程上为条件而入党的党员。然而，人们的行动的后果要比意图重要。共产党行动的一个可能结果是，共产党人将发动某些事件，并且对此他们可以宣布概不负责。然而这些事件却又构成“革命的形势”，这种形势的结局是无法预料的。特别是对一个象共产党那样似乎打算一头扎进这种局势的政党来说，情况就更为如此。因为对它的支持是分散的，信奉的主义前后不连贯，盟友不可靠，跟苏联的关系又承担着义务。

或许，人们毋须在政治预言的问题上犯大吹牛皮的错误就可以说，虽然种种有关共产党的评论使得它们的前途无法预言，但是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即它们在今后的十年内比它们处于“国内流亡者”这一时期要来得重要。作为政治进程的参与者和作为政府部长权力的可能的竞争者，它们的支持者、组织结构、联盟、政策和对外联系直接涉及到欧洲各国的政治、西欧的统一和美国联盟——涉及的程度要比当它们完全是外部反对派时大得多。因而，需要使自己熟悉这些情况，而不是接受它们自己和它们的对手所描绘的关于共产党的画像。对那些对数字不耐烦的读者来说，本书前几章关于共产党的支持者和组织结构的考察，看起来似乎过于琐碎了，但是对此也无需表示歉意。对政党方面比较乏味的问题，即它们所宣

布的纲领之类感到兴趣的人，可以先读后面的章节。但是，在西欧今后若干年的政治斗争中，要精确地了解在多大程度上和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还是“铁板一块似的组织”，还是“苏联的工具”——更不要说是“新型的社会民主党”，前两章是有帮助的。研究这些问题，将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和共产党在今后十年内在欧洲许多地方掌权同样现实的可能性，即由于社会支持的形式不同并与苏联建立了新型关系，运用列宁主义党的机器来实现一种从未设想过的目的，势将导致政治上的失败，这种失败可以成为闹剧，也可以成为悲剧。

尼·麦

1974年11月于巴黎

一、西欧共产主义表现的情况

本书是根据这样一个假设写的，即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实体——西欧共产主义，并将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共产党人本身至少公开地坚持说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它已不复存在了。因为“国际共产主义”不仅按照中苏分裂的表现，而且按照下面论述的其他失策的表现已经四分五裂了。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大概更有可能要问：西欧共产主义，更不必说国际共产主义，是否有足够的统一性使人们能有系统地加以论述；确实，有关共产党的大多数论著都是叙述各国党的事务。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就象冰岛共产党在1974年5月前的情况那样，似乎与苏联在土耳其的秘密机构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葡萄牙共产党1974年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从后者变为前者的事实——以及它的施政方针和西欧那些业已参政或几乎要参政的较大共产党的政策之间的相似点——都说明有着内在的统一。尽管各党在规模上和在本国的重要性上截然不同，可是一个党的历史也可阐明另一个党的历史。把一些有关法共过去经历中有争议的问题与挪威共产党在相同时期所做的事情对照起来就更清楚了。莫里斯·迪韦尔热一直坚持认为，象芬兰那样一个古老和独立的民主国家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的事务是跟一些比它要大得多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件相关联的。研究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强大的共产党

的学者们，由于他们研究工作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卢森堡共产党的任何情况都不屑一顾。本书则是根据另外一种观点撰述的。“西欧”这个概念从地理到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含糊的，以致人们无意夸大这个地区的各个共产党之间的类似之处，而不去注意它们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出现在人们期望它们出现的地方，这也是有充分根据的。

共产党党员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将达百分之九十四——出现在易北河和太平洋之间的十四个国家中（人类的三分之一），这些国家是由共产党所控制的。全世界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员中其余的百分之六，大约二百八十万男女共产党员属于世界上的六十五个共产党，其中四十八个共产党是非法的或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在 1965 年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际上已被消灭，唯一有一些实力的党是日本、印度、智利和西欧共产党。实质上西欧占了党员的大多数，有二百多万，分布在二十三个共产党组织内。这些共产党就其规模来说，从有一百五十多万党员的意大利党，到仅有几百人的爱尔兰党不等。虽然意大利和法国只占不到西欧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但是西欧的共产党员约有百分之九十属于这两个党组织。其余百分之十的党员虽属于小党，但这些小党在小国中却能代表重要的政治力量，如芬兰、冰岛和塞浦路斯，或者能够经常发挥其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就如在瑞典和挪威发生的情况那样；或者在那些他们现在还处于非法状态下活动的国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潜力，就如在西班牙和土耳其那样。

西欧共产党党员为两百万，是这十年中最初几年的数字，在最近时期，数字大概就已大不相同了。比如说，在 1930 年，党员人数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那时只有两个引人注目的

西欧共产党组织，一个是有十二万四千名党员的德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有三万八千多名党员的法国共产党，其他的党便是那些最大也不过有六千名党员的小党。而到了战后的最初几年，西欧共产党人数超过了四百万。党员人数变动这样大的原因将在以后加以讨论。

围绕着党员核心，出现了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现象，从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的辅助组织，如青年组织，到受党影响的经常程度不一的工会，最后还有共产主义最本质的表现——共产党选民。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选民多达整个选民的四分之一以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某些情况是难以估量的。就以党员人数来说，这个显然是简单不过的事实就不精确，因为共产党不象大多数其他政党那样，它们经常把党员人数看作是党的秘密。更糟的是，它们有时把党员数字当作党的宣传，因此提供的数字肯定都是夸大的。

甚至共产党的数字本身也已成了一个大约数字。现在，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都称它们自己为“某某共产党”了。在它们使用另一个名字的时候，过去的名字“共产党”就会被极左派集团夺去，它们宣称它们忠于据说是为共产党所背叛的传统。这样的事情在西德和瑞典都发生了。当西德共产党人在1968年结束地下状态公开活动时，他们是作为一个新的符合宪法规定的政党——德国的共产党活动的，他们并没有正式解散非法的德国共产党，这后一个名称至少被三个极左组织所采用，因此西德就有一个德国的共产党和三个德国共产党。在瑞典，共产党在1967年改名为左翼党（共产党人），一个先前被称为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联盟的集团，1973年2月接过了瑞典共产党的名称。

另外,有些共产党近几年来分裂了,但分裂的双方也许都会坚持用那个正式的名称。如何判断它们当中谁是真正的共产党,意见是会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在比利时和希腊都发生了,在这两个国家有“外部的”和“内部的”共产党。在西班牙,两派不但都保持相同的名称,而且出版同样名称的相互对抗的报纸。作为一种局部的情况,某个共产党的大多数成员——它的领导人、党员和选民——可以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现在象这样的运动不止一个),然而在国内政治中还是继续代表共产主义在该国所意味着的一切(只是同莫斯科的关系除外)。这后一个明显的标志可能就给众叛亲离的毫无代表性的余党留着,丹麦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种种这些保留情况,西欧共产党目前的情况如下:

国 别	西欧共产党名称和缩写	党 员 人 数
意大利	意大利共产党(PCI)	1,622,861
法国	法国共产党(PCF)	240,000—260,000
芬兰	芬兰共产党(SKP)	48,000
西德	德国的共产党(DKP)	39,344
英国	英国共产党(CPGB)	28,000
希腊	希腊共产党(KKE)	28,000
奥地利	奥地利共产党(KPO)	25,000
西班牙	西班牙共产党(PCE)	5,000—20,000
瑞典	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VPK)	15,000
比利时	比利时共产党(PCB)	15,000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	12,000
荷兰	荷兰共产党(CPN)	12,000
西柏林	西柏林统一社会党(SEW)	8,000